

，有时又合起来挖公司的墙脚。种种弊
在从政的道路上干出一番事业来，可阴
员和生活作风上的不检点，使企业
他们利益，互相攀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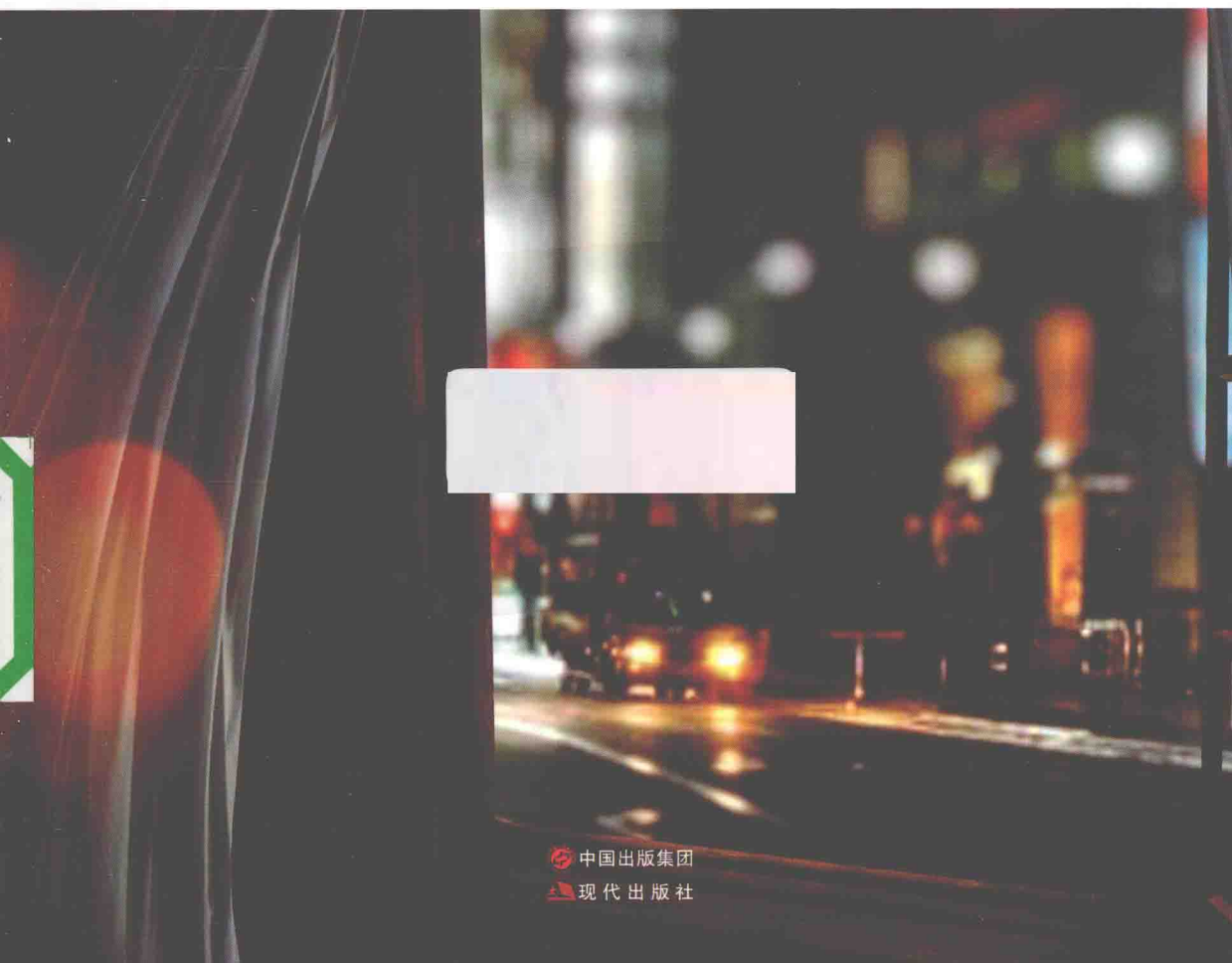
QINJIN DE DAJIA

惊心动魄的危险亲近，陈旧关系网的霉变衰亡

亲近的代价

周清◎著

被命运的巨手无奈地推动前行，窘迫和迷失、沉沦和搏杀，
在一念之间，彻底地忘记了刚出发时的样子。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QINJIN DE DAIJIA

亲近的代价

周清◎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亲近的代价 / 周清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43-2832-5

I. ①亲…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3144 号

亲近的代价

作 者	周 清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832-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24
第 三 章	050
第 四 章	082
第 五 章	113
第 六 章	154
第 七 章	194
第 八 章	236
第 九 章	276
后 记	314

第一章

—

魏银才在家待得无聊、烦闷，就心血来潮，想去新华书店转转。他来到街上，把自行车停放好，才发现自己并不知道新华书店在哪里。他估摸着应该还在原来的地方吧。反正没事，就信步向前走去。他发现，自己虽然一直住在这个镇上，但这条镇上最热闹的道路，自己对其好像并不怎么熟悉。他已经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独自一人在这条街上步行了。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电瓶车从他身边驶过，不时响着刺耳的喇叭声。行人有的行色匆匆，有的悠闲信步。他尽量靠人行道的里边走，以避免让车辆和行人。他无心环顾街道两旁参差错落的建筑物和安装在建筑物上的横七竖八的各式霓虹灯广告牌，心无旁骛地往前走。

这是一个灰蒙蒙的上午，空气给人的感觉不是很爽。正当魏银才向前走的时候，突然间一条狗来到他的面前。它摇着尾巴，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叫声，抬头既可怜又兴奋地看着他，像走失的孩子突然遇到自己的父母似的。魏银才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朝旁边一让，瞟了一眼这不期而遇的家伙。他发现这条狗又瘦又脏，眼中嵌着眼屎，像条病狗。他厌恶地又向旁边让了让。看不理睬自己，那条饿狗又朝他呜地叫了一声，并向他摆尾乞怜。狗的举动促使魏银才仔细地看了它一眼，这一看不要紧，他的心一阵惊悸。他看清了，原来这是他家失踪的狗。一个多月不见，他还以为它被新主人收养或被人吃掉了呢，没想到它竟成了条流浪狗，而且变成了一个十分丑陋的东西。魏银才鼻子一酸，他强忍住将要流出来的眼泪。

他俯身抚摸了一下它，轻轻地朝它说：“你走吧，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可怜，但你不知道，我比你还可怜。”说完，他推了它一下，然后逃跑似的向旁边一家商店拐了进去。可怜的狗不甘心地要跟进去。这时，开门迎客打扮入时的营业员发现了它，她边大声呵斥边用夸张的手势驱赶它，并迅速把玻璃门关上。狗被关在了门外，但仍不甘心地向里面低吠了两声。吠声是无力的，病态的，甚至还带着哭腔。狗的叫声虽然不大，却像惊雷似的冲撞着魏银才的心房，他内疚地转过身，发现狗还在外面隔着玻璃可怜地朝他看。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他的眼睛被深深地刺痛了。他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它，赶快转身，向里边走去。

“老板，想买些什么？”平时很少有单身男人进这个店，营业员好奇地看着这个神色慌张的中年男子。她猜想，他不会是被那条丑陋的狗追进来的吧？

听到营业员甜美的问话声，魏银才才回过神来。他开始注意这个并不大的商店。店里只有两个营业员，长得都不错，一个圆脸大眼睛的姑娘在专注地看电脑，一个长颈细腰皮肤白净的姑娘在跟他打招呼。看到店内经营的都是些妇女用品之类的商品，魏银才尴尬地笑了笑说：“不好意思，我跑错门了。”说完像刚才逃进来一样逃了出去。出门后，他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确定狗已经跑了后，才放开脚步朝前走去。

“老魏，老魏！你等一下。”魏银才刚才遇到的一幕被街对面的一个人全看在了眼里。

魏银才收住脚步，向两旁看了看，发现没有熟悉的人。可能是错觉吧，他继续往前走，但明显放慢了脚步。

“老魏，你等一下。”

魏银才这才确定，确实有人在喊他，声音来自身后。他已经习惯了人家喊他魏老板或魏总，所以开始时还怀疑是否在叫他。当再一次听到有人喊老魏时，他便停下了脚步，向后搜寻着。

“老魏，你还在看什么？是我呀。”

刚才，柳闻荫从一家商店出来，就看到了街对面的魏银才。他想马上穿过街道向他走去，但被接连通过的几辆轿车所隔。当他跑到街对面时，就发现了魏银才与狗相遇的一幕，他很快认定，魏银才认识那条狗。他站在他后面的不远处，看那条狗又脏、又瘦、又丑，十分可怜地向他摇尾乞怜。又看那魏银才，虽然还是那样的白净，但明显比以前瘦多了，两鬓还多了好多白发，衣服也不像以前那样光鲜、挺括，神情还有点木讷，走路也不像以前那样昂首挺胸。在与狗相遇时，狗可怜，他也一副可怜相。

“柳闻荫，真想不到，今天在这里碰到你。”

“是啊，以前你深居简出，怎么可能在大街上碰到我这个凡夫俗子呢。”

“你这家伙，说话还是那样刻薄。你这不是挖苦我吗？”

“不是挖苦，这是实话。你这个大老板，不是办公室，就是豪华宾馆、娱乐场所，被人前呼后拥，怎么可能一个人跑到这充满俗气的、平民百姓出入的街上来呢？”柳闻荫不依不饶。

“好啦，你再这样说，我就掀开窰井盖钻进下水道里去了。”魏银才指着脚边的窰井盖，边说边在柳闻荫的肩上来了一拳。

“不说就不说，你真的钻到了阴沟里，我还要负责把你拉出来，我才不做这种傻事呢。老魏，今天我们老同学相见，是缘分。我们找个饭店，挑个清净点的包厢，我请客，痛痛快快地干他几杯。”

“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还是我请你吧。”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如果不是碰巧，我还不一定想到请你呢。今天，让我也掏一回腰包。”

“好啊，你们公务员平时不请吃，只吃请。你今天为我掏腰包，所以，我要好好谢谢你。”

“谢什么呀。你不说我的坏话我就谢你了。对了，我们去哪里呢？就去迎宾楼饭店吧，那里的档次还算说得过去，但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委屈。”

“老柳，快不要这样说了，我现在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还讲究什么档次？有人请我吃饭，我已经是受宠若惊了。”两人边调侃边向迎宾楼饭店走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迎宾楼饭店，大门上面“迎宾楼饭店”五个大字十分醒目。

“柳老板好，魏总好！”气质不凡的大堂经理礼貌地向两人打招呼，两人微笑着向她点点头。大堂经理美丽的容貌、姣好的身材使两人心情愉悦，魏银才不免向她那高高的胸部多看了一眼。

“请问魏总，你们一共几位？”

“就两位，麻烦你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清静点的地方。时间还早，先给我们来两杯茶。”在美女面前，魏银才好像又找回了自信。

大堂经理把他们领到底楼最里边的一个小包厢内，安排他们坐下后，向两位弯了下腰说：“两位请稍等，茶水马上就送来。”她说完退出门，随手轻轻把门带上。

大堂经理走后，魏银才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地问：“我说老柳，刚才那位大堂经理怎么会认识我们的？”

柳闻荫不管魏银才是故意还是无意，调侃地说“你以为我们是一般人物啊？不要忘记，你是这个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我今天不过是借你的光。老百姓都认识党中央总书记，可总书记能认识每一个老百姓吗？”

“老柳，这比喻有点离襟脱褻，你也比得太高太大了吧。不过，今天谁借谁的光还不知道呢。你是政府官员，我现在算什么？”

“你说你算什么嘛？刚才那位美丽的大堂经理不是喊你魏总吗？”柳闻荫看着魏银才，口气和目光带着揶揄。

魏银才刚要反唇相讥，服务员敲门送来了茶水，“两位老板请用茶。”说完向两人鞠了一躬，转身出门，返身把门关上。

“呃呀，不要看了，人家已经走了，我看你就改不了这毛病。”柳闻荫看到魏银才还把目光停在门口。

魏银才收回目光，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深深地吸了口烟。

柳闻荫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轻轻地转动着茶杯，看了一眼一个劲吸烟的老同学，换了个话题：“哎，银才，我好像记得你戒烟有好几年了，怎么又抽起来了？”

“是的，我戒烟已经有五六年了，恢复吸烟还不到两个月，个中原因不说你能理解。”

“我理解，有些事今天我还想问你呢，但又怕触到你的痛处，怕你介意。”

“闻荫，有什么话或问题，你只管说只管问，我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再说我们是老同学，说什么都不忌讳。”说完，魏银才沉思起来，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这时，有人推门进来。进门的还是刚才那个送茶水的服务员。她被浓浓的烟雾熏得后退了半步，并用右手在面前扇了扇，动作有些夸张。柳闻荫起身拉开窗帘并推开窗，窗外的新鲜空气涌了进来。

“两位老板，还需要点什么吗？”

不知是空气新鲜还是小姐漂亮的原因，魏银才的心情似乎又好了几分。他抬腕看了看表，十一点还差几分，抬头朝服务员说：“时间差不多了，给我们点菜吧。”

“好的，我去拿菜单，你们稍等。”

服务员出去后，魏银才侧身把窗子关上，并准备把窗帘拉上。柳闻荫开口道：“慢着老魏，窗帘就不要拉上了。”

“为什么？”魏银才不解地问。

“老魏，你难道没有发现，这间小包厢的特别之处？”

魏银才开始注意这个不大的包厢。可能是个情侣间，里面布置得很温馨。洁白的天花板，造型优美的吊灯，浅粉红色的墙纸，淡黄色的地毯。东西墙上的两幅山水画，虽不是出自名家之手，倒也使人赏心悦目。一张不大的铺着白布的桌子靠北墙的窗口放置。“嗯，房间虽然不大，但很整洁，使人感到清静、舒适。”

“就这些？老魏，你再看窗外。”

魏银才把目光投向窗外，这一看真还看到了可看之处。原来，今天两人来得早，被大堂经理安排在这个最幽静的小包厢内。这包厢的窗外有一花园，花园有江南园林的特色。只要拉开窗帘，花园的景色就会尽收眼帘。窗外，刚才还是灰蒙蒙的天，现在却是阳光明媚了。

花园不大，但很精致。园中有一形状不规则的池塘，池中有绿的荷、红的鲤。微风荡过时呈现出一派好景象：

欣欣然池上绿荷摇影，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悠悠然池中红鲤弄姿。

池塘面积大约在八十平方米左右，水边用黄石驳岸，不规则，奇形自然。池边有一六角凉亭，一半在水中，一半在陆上，形成水榭凉亭。池边的蓼汀花序和周围的景色浑然一体。池四周栽有柳树和桃树，可以想象得出阳春三月那柳垂金线、桃吐丹霞的景色。园子的围墙也建得有特色，粉墙黛瓦，墙上还嵌饰有几个漏窗，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西北墙角有一小竹林，竹林翠影间，雅致清幽、温婉知性。竹林边高低不一的几柱石笋，更像画龙点睛一样衬托在旁。幽径、曲廊，树木、花草都布置得错落有致，合情合景。人如身临其境，怎不心旷神怡，暂忘尘俗。

两人看得投入、忘情，以至忘记了说话，忘记了时间，服务员来到他们身旁也没察觉。

“两位老板好雅兴。”服务员莺声燕语，声色清脆。

两人同时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服务员。柳闻荫调侃地说：“我们只以为外面的景色很漂亮，原来更漂亮的还在里面呢。”说完诡异地看着直着眼睛看服务员的魏银才。

“老柳，你看我干什么？乌龟不要说鳖，你看你自己，一副馋相。”魏银才熬不住又把目光转向服务员说：“我说老柳，这小姐还真是漂亮，你看她长得蜂腰猿臂、鹤势螂形。老柳，我们的面前是美景、美女，加上我们老同学相聚，今天我高兴，我提议再来瓶美酒，来瓶什么酒呢？老柳，就来瓶红酒，来瓶卡斯特路。两人一瓶，不要多，喝多了头晕，头晕了就辜负了眼前的美色。至于菜嘛，既然你请客，你看着办，可不能太差，但也不能浪费。”魏银才高兴得眉飞色舞，完全忘记了刚才在街

上的烦心事。

服务员被魏银才吹捧得心花怒放。她柔声地说：“二位老板过奖了，看我长得像个丑八怪，怎么谈得上美？再说我文化低，听不懂什么叫蜂腰猿臂、鹤势螂形，你们只要不嫌我丑，我就烧高香了。两位老板，你们哪位点菜？”

柳闻荫看到话扯得有点远了，马上收边，接过服务员手中的菜谱说：“我来点吧。”他又朝魏银才说：“老魏，不要玩笑了。来，我们一起点，等会儿喝酒的时候我还有正事跟你说呢。”

“老柳，你这家伙真扫兴。近来，我难得有机会这样忘记烦恼。”说着，他叹了口气，“唉，老柳啊，其实，我这是在自己欺骗自己装着高兴。好吧，不说了，点菜吧。等会儿我还要聆听你的高见呢。”

二

点好菜，服务员替二位续了茶水，退出去准备酒菜。魏银才问柳闻荫：“闻荫，你今天怎么会有空出来逛街？”

“老魏，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是吗？老柳，你看我现在浑浑噩噩的，把日子过得连日期都不知道了，真是的。唉！”

“老魏，你也不要过于悲观了。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你现在必须面对现实，沉默、反思一段时间，我希望你要在沉默中爆发，不能在沉默中灭亡。”

“老柳，你说的话我何曾没有想过？但是，想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不像有些人，说风凉话的有，看好看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人啊，真是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

“老魏，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又是君子之交，所以，今天才有可能和你坐到一起。否则的话，看到你后，我还可能避之不及呢。”

“谁说不是？说实话，有些所谓的亲戚啊、朋友啊，包括得过我好处的人，很多人看见了我不要说打招呼，倒好像是看到了瘟神一样。闻荫啊，有的时候，人还不如狗。”说到狗，魏银才一怔，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想掩饰几乎使人觉察不到的失态，端起杯子呷了一口茶。可他这举动没有逃过柳闻荫的眼睛。

这时，服务员敲门进来，她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托着放冷菜的盘子。她把二荤二素四个冷菜一一放好，帮两人倒好酒。看到两人都沉默不说话，知道二人在谈正事，知趣地退了出去。

柳闻荫端起酒杯朝魏银才说：“来，老魏，今天我们如果不算是酒逢知己，也应该算是老同学相聚。所以，我们不求千杯少，但求畅所欲言，一吐为快。干杯！”

“干杯！”魏银才举起酒杯，两人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老魏，我们边喝边谈。”柳闻荫看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老魏，你刚才说人还不如狗，此话怎讲？”

听到柳闻荫说到狗，魏银才从沉思中醒来，抬头警觉地看着他。

“是啊，怎么啦，老柳？”魏银才猜想刚才街上的一幕可能被这家伙看到了。

柳闻荫玩弄着手中的酒杯，看了一眼窗外，窗外的景色一半沐浴在阳光下，靠近自己的一半已经在房屋的阴影下。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在树上跳来跳去，知了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不知疲倦地此起彼伏地鸣着夏天。柳闻荫把目光收回到室内，狡黠地朝魏银才笑了笑说：“老魏，刚才你那句话，是不是因为在街上遇到了一只狗而有感而发？”

果然不出所料，好你个柳闻荫。魏银才略显尴尬地笑了笑说：“好家伙，你都看到了？刚才没有跟踪我吧？”

“怎么会呢，我这是碰巧，看到一只瘦狗好像认识你。老魏，那只狗不会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吧？”

“闻荫，还真的给你说对了。这是一个辛酸得使人不堪回首的往事，说是往事，可这事仅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说到这里，魏银才又沉思起来。他端起酒杯朝着柳闻荫，“来，老柳，我们干一杯。”柳闻荫响应着举起杯。

魏银才继续说：“老柳，你是知道的，以前我在王庄花园有一幢小别墅，这次抵债给了人家。那条狗虽然不是什么名犬，但它是我家继那条狼狗以后从小养大的狗，我们彼此间都有了感情。在移交房子时，它不肯走，以为房子的主人还是我们。硬被我们带到乡下只住了两天，它却在我们外出时偷偷溜回了别墅，可能是到别墅发现换主人，就不知所踪了。你看它现在居然成了条又瘦又丑的流浪狗，我估计它已经找我们好长时间了。这几天我心里烦，又无事可做，今天想到新华书店去买几本书消消闲。不知道是它看见了我还是闻到了我的气息，突然来到了我的身旁。又瘦又饿的它，看到我后居然还这样高兴，可我却把它赶走了。老柳，你说人是不是还不如一只狗？”说到这里，魏银才有点哽咽，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不想说下去了。

柳闻荫探过身去隔着桌子拍了一下魏银才的肩膀说：“老魏，真不好意思，是我不好，触及了你的伤心处，我们不说这事了。”

魏银才抬起头，用餐巾纸擦了一下眼角，破涕为笑：“闻荫，没什么，让你见笑了。来，我们喝酒。”他把酒杯放下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老柳，你不是说还有正事要跟我说吗？不会就只是狗的事吧？”

柳闻荫慢慢嚼着一块牛肉，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因刚才谈到狗的事而触到了魏银才的伤心处，不想再伤害他而想改变主意，想还是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魏银才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老柳，没关系，有什么你只管说，我什么样的事没经历过？刚刚你还说，我们今天不求千杯少，但求畅所欲言、无所不谈呢。”他替柳闻荫的酒杯加满，然后把自己的杯子也满上。

柳闻荫正想开口的时候，那个漂亮的大堂经理敲门进来，一只手端着酒杯，一只手提着酒瓶。

“柳老板，魏总，你们两个大男人喝酒不寂寞吗？刚才那位吕姑娘服务周全吧？我可是把这里最漂亮的服务员安排给你们的啊。希望你们喝得好，喝得开心。”大堂经理甜甜的糯糯的声音在这不大的小包厢里回荡着。

“可以，可以！刚才那位服务员小姐还真是漂亮，就是不知道怎么称呼。”魏银才看到美女，神经似乎比别人兴奋得快。

“喔唷魏总，我们这里的姑娘可都是规规矩矩的。现在的女孩子是不好随便称小姐的，只有那些做皮肉生意的才能称小姐。魏总，你问刚才那个女孩子姓什么吗？她姓吕，双口吕。我呢，姓李，是木子李。”说完她给二位递上名片。

魏银才朝柳闻荫说：“老柳，你看现在有些事完全弄颠倒了。小姐这个称呼也配那些做皮肉生意的人称的？在以前，小姐是那些有身份、有知识、有文化，或者是大家闺秀或至少是小家碧玉的女孩子才配冠以此称呼的。你看这个雅称居然被那些下三滥的人所窃据了，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倒反而不敢用这个称呼，这不是黑白颠倒了吗？”

柳闻荫接过魏银才的话，“谁说不是？现在，小姐这个称呼已经像同志的称呼一样被毁掉了。”他看了看刚刚接过的名片，看着大堂经理说：“李经理，你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二位高见。我们文化低，才疏学浅，哪知道这些？只知道跟风瞎喊。来，看我只顾说话，忘记了我进来的正事了。我敬你们，一个一个来，我喝掉，

你们随意，魏总先来。”她敬完了魏银才，再敬柳闻荫。

魏银才兴犹未尽，等李经理敬完了柳闻荫后，朝她说：“李经理，你刚才说那个服务员姓的是双口吕，我看你应该姓这个双口吕才是。”

“魏总，这是为什么？”她知道魏银才想说什么。

“因为我看你这么会说话，好像比人家多了一张嘴似的。”

“魏总，你过奖了。你们慢慢喝，我等会儿再来。希望你们以后能经常来，不能因为我们这个店小就不光顾。你们看，你们可能还不认识我，说明你们以前来得很少，或者说没来过，到今天才想着来。”说完，朝两位弯了一下腰，微笑着退了出去。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本来，那个李经理的到来，小包厢内有些凝重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可她最后一句“到今天才想到来”，却刺痛了魏银才的心。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你姓魏的以前呼风唤雨，哪里会光顾我们这里？如果不是你今天不行了，怎么会来我们这里？魏银才脸上掠过一阵阴影。柳闻荫听出来了，也看出来了。他朝有点尴尬的魏银才说：“老魏，管她什么双口吕也好，木子李也好，别管她们，我们喝酒。”被柳闻荫一说，魏银才才回过神来说：“对，我们喝酒。”

三

酒过三巡，一瓶红酒已经喝去了一大半。柳闻荫的酒量本来就不大，两杯下肚，就开始兴奋起来，胆子也大了许多，有些本来不想说的话也无所顾忌想要一吐为快了。魏银才也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老柳，我们俩说了这么多，你今天究竟想说什么？你不会是在故弄玄虚有意卖关子吧？”

柳闻荫若有所思地说：“老魏，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真的就没有好好反思过吗？慢着，你先不要回答我的问题。”他看到魏银才想作答，制止住了他，“你先听我把第一个问题问完，我想先听听你对你最亲近的几个家族人员过去在企业里所作所为的看法，特别是对几个身居要职的几个直系亲属。这话我好像给你提过，当时建伟也在。”

“闻荫，你今天要说的主要事情难道就是这个？这很重要吗？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说这些干啥？”闹了半天，魏银才没想到柳闻荫要说的是这些。

“是的，老魏，这很重要。今天一开始好像我就跟你说过，希望你振作起来。我还说过‘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如果你今后还想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就必须理清这些事情，以免重蹈覆辙。”看到魏银才在沉思，他继续说下去，“银才，我想你对这个问题肯定想过，你也不要不承认。不过有没有想到点子上，想到要害处，我就不得而知了。”

“闻荫，你所说的，我何尝没有想过。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情况的，难道你比我还了解他们？”魏银才疑惑地看着老同学。

“当然，我只是道听途说，有些事肯定没有你清楚。但有句话叫作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关于你的亲属也好、亲戚也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街坊茶座早有热议，这其中肯定有许多你不清楚的事。当然，茶馆店里议论的事有许多是误传、讹传，有的甚至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但有些事是无风不起浪，肯定是话出有因。”

“闻荫，我不否认你的观点，但你能给我讲得具体一点吗？比如说，某一个人某一件事。”魏银才向柳闻荫举了举杯。

柳闻荫端起杯喝了一口，就娓娓地说了起来。魏银才听得一会儿频频点头，一会儿紧锁眉头，一会儿苦笑着连连摇头，一会儿又惊奇地瞪大眼睛。说实话，有好多事情他是知道的，可有些事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听到后来，他几乎要跳起来：“老柳，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不可能，你这是危言耸听，人家是无中生有，你不要听人家胡说八道。”

“老魏，你不要激动嘛，你要再这样，我就不说了，这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我一开始就说，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你看你，我只是稍微点了一下，你就坐不住了。”柳闻荫给了魏银才一支烟并给他点上。他自己也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大一小两个烟圈，再使劲吹一口，把两个烟圈冲散。

魏银才猛吸两口，自知刚才有些失态，他稳了稳情绪说：“闻荫，不好意思，你说的也许是真的，你继续说，我洗耳恭听。”他歉意地朝柳闻荫笑了笑。

“不是也许是真的，这确实确实是真的。这些事我估计在你以前的高层管理团队中，包括其他好多管理人员，就你不知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旁观者清。”

“老柳，你刚才所说的，说实话，大多数我是相信的，不然的话，我的企业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局。但你说的最后几件事，我还真有点不大相信。说实话，对我的侄儿，我还是比较相信的。他虽然学历不高，但他勤奋、好学、谦虚，为人和气、礼貌，他又是董事会成员，身处高层管理团队，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真是不可思议。”最近一段时间，他想得很多，他想到了自己身上的许多缺点，想到了企业

管理的失误，但就是没有想到这些。他感到一阵心痛，掐熄了烟，把头埋在自己的双手中，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老魏，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魏银才猛地抬起头来，朝柳闻荫笑笑说：“老柳，像你说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都是我的错，就是他们错了，也是我管理无方。不过，今天你的一席话，使我又明白了好多事，今天没有白碰到你。我现在不是难过，而是高兴。闻荫，我们俩再来一瓶，来他个一醉方休。”魏银才说完后站起身要去叫服务员。

“算了，老魏，我看你的酒量还不如我，再说，你还要骑自行车回家呢。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个小公务员，我们今后有的是机会在一起喝酒。”看到魏银才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柳闻荫有所怀疑。

经柳闻荫一说，魏银才才想到今天是骑自行车从乡下来街上的，哪像以前有专车、有专职司机，就是喝得酩酊大醉也无所谓。想到这里，他不免一窘，幸亏脸上已经喝得通红。他看了看表说：“也好，你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喝到这里。你看我们来点什么主食？”

“就来点饭吧，希望我们今后都有饭吃。”

“好吧，闻荫，今天要不是碰到了你，好多事我还蒙在鼓里呢，我得好好感谢你。来，我们把所剩的酒喝掉。”

两人举杯，各自喝干了杯中的酒。

四

凭魏银才的酒量，半瓶葡萄酒根本算不了什么，可今天他感到有点不对劲，出了饭店和柳闻荫分手后，独自向自行车存放处走去，他感到头有点晕晕乎乎。他使劲闭了一下眼睛，用手拍了拍额头，感觉似乎好了一点。他来到自行车旁，打开锁镇定了片刻，才跨上车上了回家的路。

这条路，他从小时候到现在已经走了几十年，所以十分熟悉，说得夸张一点，闭上眼睛也能回家。但这条路对他来说似乎又是陌生的，毕竟在这以前的好几年中他一直住在镇上王庄花园的小别墅里，很少回乡下老家。就是回去，也是开着豪车，风风光光地回去。到老家后，每当乡邻用羡慕的目光看他时，他就会产生一种衣锦

还乡的自豪感。今天喝了点酒，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重新走在这条路上，真是百感交集。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悲哀，真想大哭几声，让自己发泄一下。一阵带有清香的风吹过来，他清醒了不少。他不急不慢地骑着，尽量把车骑得稳一些。这是一条很平坦的水泥路，而且是一条双向车道的、在这里的农村中是不多见的、宽敞的田间公路，这是前几年他魏银才出资修建的。当时修建这条路时，他是那么自豪，那么风光。他想起自己现在的境况，又想到了刚才柳闻荫说的那些事，想到了与自己共事的一些所谓的自家人，原来他们都是些蛀虫。当想到自己的失责、失误、失察和自己的许多不是之处时，他心里难受极了，以致有几次险些把车子骑到稻田里去。

“喂，马路这么宽，我说你这是怎么骑的？”

魏银才被一句声音并不高的责问声吓了一跳，险些从车上跌下来。他本能地赶紧捏刹车，立即翻身下车。正当他摘掉墨镜想向责问他的人打招呼时，那人抢他一步先开了口，“噢，不好意思，原来你是魏——总。”那人把银才两字及时地咽回去，正确地换成了一个总字。

魏银才这时也看清了站在他前面的人。原来是隔壁生产队的老农民方永和。因为方永平时说话噜苏，所以人称话多老头子。方永和戴着草帽，赤着脚，裤管卷到膝盖上面，两只脚上粘满了烂泥，他站在魏银才的前面，看样子是刚从稻田里上来的。魏银才歉意地朝他说：“方老伯，对不起，刚才没有把你吓着吧？”

“魏总，什么对不起呀？你又没有撞着我。”

“方老伯，这么热的天，太阳这么毒，你不在家里歇着，跑到田里来干什么呀？”

“魏总，我是到我儿子的稻田里来拔草的。在家里闲也是闲着，趁今天有风，来把田里的稗草拔掉。他们年轻人谁还愿意做这些活，再说他们都要上班，再说稻和稗在抽穗之前，他们还不一定能分辨得清什么是稗、什么是稻呢。”说到这里，方永和一脸的得意。

“是的，是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熟悉农活了。方老伯，你是种田的行家里手。你忙吧，如果没什么，我就走了。”魏银才说完正想上车赶路，方老伯又开口了。

“魏总，我看你好像有心事？”

“嗯，对。喔，不，不是的，是我骑车的技术不好。”魏银才说完戴上墨镜，像逃跑似的上车赶路，他担心方永和会再说些不中听的话来。

“嘿，以前坐惯了小汽车，现在连脚踏车也不会骑了。”方永和自言自语的声音

从后面顺着风飘到魏银才的耳朵中。

“这老东西，当着面挺客气，一转身就说坏话。”唉，可想而知，在我背后，还不知有多少人在说我的坏话，看我的笑话呢。魏银才的心情又坏了一分，他脚里使劲，很快就到了家。

魏银才心事重重回到家里，妻子顾娴迎了出来。看到丈夫还有点红的脸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问道：“银才，怎么到现在才回来？脸怎么这样红？不舒服吗？快吃饭，我等你到现在。”

“什么，你还没吃？现在几点了？我已经吃过了。你怎么不打一个电话给我？这样傻等。”魏银才一想，自己不回家吃饭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才对，妻子好心等自己，怎么能怪她？想到这里就没有再说什么。

“银才，你不是对我说过，吃饭时如果没有要紧事，不要随便打电话吗？所以，没事我哪敢随便给你打电话呀？”顾娴一副受委屈的样子。

“那是以前，现在还——”魏银才本来就心情不好，被妻子这样一说，他正想发作时，门外响起了孩子的声音。

“二奶奶，我奶奶说了，我家的锄头下午要用。”

魏银才朝门外看去，发现是哥哥家不满五岁的孙子，他把话传完转身就走。魏银才朝侄孙喊：“宝宝，快进来，外面热。”

“不啦，我奶奶对我说，叫我说完后马上回家。”侄孙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

“算了，你就不要喊了，现在谁还理睬你？”顾娴朝丈夫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跟小孩子也这般见识，真是莫名其妙！”魏银才同样没好气。

“我是不应跟小孩子一般见识。我是被你那势利的嫂子气的。”顾娴说着气鼓鼓进厨房吃饭去了，下午一点多了，她还饿着肚子。

魏银才似乎听出了什么，就跟着妻子进了厨房，“顾娴，什么事让你气成这样？”

顾娴在盛饭的同时对丈夫说：“我上午去你哥哥家借锄头，想把白菜田里的草锄一锄。你嫂嫂在家，她说好长时间没有用了，也不知放在了哪里，等找到了下午送过来。我明明昨天还看到她在用，当时我不好意思戳穿她，就回来了。你看，现在叫小孩子来传这么一句话，真是势利小人。”

魏银才知道自己的嫂子是怎样一个人：“算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为人，不值得为这点小事生气。”